四庫全書

集部

淮海集卷十六

宋 秦觀 撰

進策

將帥

臣聞將帥之難其人久矣勢有彊弱任有久近敵有堅脆地有遠邇時有治亂而勝敗之機不繫焉惟其將而已矣昔智氏以韓魏三國之兵伐趙馬服君之子以四十萬之衆抗秦可謂強矣而潰於晉陽坑於長平廉頗

率老弱之卒守𫝊鄲田單鳩創病之餘保即墨可謂弱矣而栗腹以推騎刼以走是不在乎勢之强弱也穰苴之用於齊拔於閭伍之中也一日斬莊賈晉師罷去燕師渡水而解韓信之擊趙非素拊循士大夫也背水一戰而擒趙王歇斬成安君是不在乎勢之久近也以周瑜之望曹公不啻虎狼而吳兵捷於赤壁以元德之視陸遜甚於雛鷇而蜀師衂於白帝是不在乎敵之堅脆也東西異壤也而鄧艾以䌙兵取成都南北異習也而

王鎮惡以舟師平關中是不在乎地之遠邇也夫以東晉之衰而謝元得志於淝水開元之盛而哥舒翰失利於潼關是不在乎時之治亂也故善將者勢無強弱任無久近敵無堅脆地無遠邇時無治亂不用則已用之無不勝焉故曰惟其將而已矣雖然有一軍之將有一國之將有天下之將走及犇馬射中飛鳥攻堅城破強敵所向無前此有勇之士一軍之將也出奇制勝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攻輙破擊輙服此有智之士一國

之將也福於已而禍於人則功有所不立利於今而害於後則事有所不為功成事畢自視缺然無矜大之色此有道之士天下之將也古者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軍中不聞天子之詔其委任責成如此非有道之士其可以輕付之哉國家將帥可謂盛矣説禮樂而敦詩書者有摩而轂擊縱横剽悍稱智囊而號肉飛者至不可勝計然驛騎有赤白囊至則廟堂之上為之紛然進止賞罰皆從中決者何也豈以為將帥者皆智勇之人非有

道之士不可獨任故邪夫廟堂議邊事則王體不嚴將帥之權輕則武功不立嗚呼可謂兩失之也臣以為西北二邊宜各置統帥一人用大臣材兼文武可任天下之將者為之凡有軍事惟以大義上聞進退賞罰盡付其手得以便宜從事如此則雖有邊警可以不煩廟堂之論而豪傑之材得以成其功矣

奇兵

臣聞萬物莫不有奇馬有驥犬有盧畜之奇也鷹隼將

擊必匿其形虎擬而後動動而有獲禽獸之奇也天雄烏喙堇葛之毒奇於藥繁弱忘歸奇於弓矢䴔䴖莫邪奇於刀劍雲為山奇濤為海奇隂陽之氣怒為風交為電亂為霧薄而為雷激而為霆融散而為雨露凝結而為霜雪天地之奇也惟兵亦然嚴溝壘盛輜重傳檄而出計里而行尅期而戰此兵之正也提百一之士力扛鼎而射命中者緣山航海依叢薄而晝伏乘風雨而夜起恍焉如鬼之無迹忽焉如水之無制此兵之奇也兵

之道莫難於用奇莫巧於用奇莫妙於用奇何以言之
凡用奇之法必以正兵為主無正兵為主而出者謂之
孤軍孤軍勝敗未可知也霍去病所將常選有大軍繼
其後是以深入而未嘗困絶李陵提步卒五千轉鬬單
于於漠北而無他將援之其擒宜矣故曰莫難於用奇
夫材有勇怯技有精冗勇者克敵則怯者奮冗為敵破
則精者却自然之勢也善將者擇其精勇以為奇悉其
冗怯以為正奇兵雖少而以銳為正之勢正兵雖雜而

以衆為竒之勢長短相補强弱相資則寡者亦為衆冗怯者亦為精勇也故曰莫巧於用竒昔岑彭泝都江而上以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而公孫述驚鄧艾取陰平道下油江破綿竹徑薄成都而劉禪降孫處自江左浮大海直擣番禺而盧循破李愬越交成戍蟣張柴栅夜襲蔡州而吳元濟擒此數子者皆智謀足以料敵勇敢足以決勝故能乗變投隙而就其功名使敵雖有强將勁卒不得盡試其能而固已敗也故曰莫妙於用竒孫

臏曰解雜亂糾紛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摶擊批亢擣虛形禁勢格則自為解耳則非夫通陰陽之幾達萬物之變以得用奇之奥者何足以及此令夫屠者之解牛也經肯綮則以刄遇大軱則以斧至庖丁則不然批隙導窾游其刃於空虛而磔然已解矣奕者之鬬碁也諦分審布失其守者逐而攻之至奕秋則不然倒行而逆施用意於所爭之外而沛然已勝矣夫屠奕鄙事也有奇技則無與抗者况於兵乎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然

而天下之狃於常而駭於變知所以合者多而悟所以勝者少也

辯士

臣聞兵之大槩我為主彼為客是守之而已彼為主我為客是攻之而已客主不分彼我相埒塗覿而卒遇是戰之而已此兵之常法也且事固有常法所不能辦者守則形不便攻則勢不利戰則氣不克當是時也雖有智勇無所用之獨可馳一介之使憑軾撙御喻以禍福

而得志此軍中所以不可無辯士也然則所謂辯士者必以其具三德明五機而利口者不與焉蓋上知道德性命之原下達禮義形器之變旁通幽明時物之所宜者識也窘之而益出費之而益新掩之以卒而不亂壓之以重而不懾者才也經傳子史天星地志醫方卜筮百家之書無所不涉而能謹守其宗者學也夫是之謂三德俯而賀仰而弔聞者遑遽心折骨驚手足俱廢其名曰恐機道以令名賛以美利聞者悅懌陽氣浸淫上

湍大宅其名曰喜機訐過差而不貸觸忌諱而無疑聞者忿然髮上衝冠目眥盡裂其名曰怒機旁刺其所悼念逆釣其所感傷聞者泫然涕下霑臆不復自勝其名曰悲機發端而指隙其說泛而不根其意圓而無主聞者茫然如獲異物不知其名欲捨之而行則恐其寶也欲取之而去則恐其恠也徙倚周章狐疑而不知其名曰思機此五者天之所以命於人有觸之則彍然而發莫能禦巳夫是之謂五機蓋三德不具不足以立巳五

機不明不足以移人故曰所謂辯士者必具三德明五機而利口者不與焉昔蘇秦張儀犀首陳軫代厲之屬嘗以辯名於世矣然三德不足而五機有餘故事求遂而不問禮之得失功求成而不恤義之存亡偷合苟容取濟一時而已此其所以為利口之雄而君子不道也然後世之人見其如此遂以辯為縱橫之術諱問而恥言之則所謂因咽而廢食也孔子曰賜能辯而不能訥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由此觀之孔孟之間

未嘗廢辯特貴夫時然後發不得已而後用爾古者列國之大夫聘於塗者肩摩而轂擊兵之交則使在其間若非辯士為之則安能專對而不辱於君命耶或曰戰國之時無定勢無常形橫則秦帝縱則楚王故辯士足以乘閒而執其機自漢以來形勢異矣尚安所事辯乎曰是不然人之生也有手足則知摶擊有心智則知思慮有口舌則知言語天下之亂常生於此三者然反而用之亦可已亂蓋摶擊為力思慮為謀語言為辯天下

未嘗一日不用力與謀也何獨於辯而疑之昔酈食其使齊田横以七十城下漢陸賈使南越尉它去黄屋而稱臣賈林致李抱真命而王武俊倒戈韓愈入鎮州而牛元翼出矣此後世用辯士之明效也天下不用兵則已矣如用兵辯士不可無也

謀主

臣聞兵家之所以取勝者非特將良而士卒勁也必有精深敏悟之士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者為之謀主焉古

之人將有天下之事未嘗不先於謀故考訂卿士之議叅酌庶人之言所以謀之於明也拂龜端策灼之而辨兆揲之而分卦所以謀之於幽也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夫謀者聖人所不能免也况於兵乎兵之道猶一人之身將者心也謀主者思慮也圖籍者臟腑也法制者脉絡也號令者聲音也旌旗鼓鐸者耳目也車騎步兵者四肢也心之統臟腑惣脉絡出聲音用耳目役四肢也精以思慮則外不攘於人事

内不冠於陰陽思焉而不精慮焉而不熟則饑飽勞佚之遇漫然而不知寒暑溫凊之變寘然而不察冒犯水火嬰觸金石無所不至矣故心雖明臓腑雖安脉絡雖通聲音雖和耳目雖聰明四肢雖便利不可以無思慮將雖良圖籍雖具法制雖謹號令雖嚴旌旗鼓鐸雖脩車騎步兵雖練不可以無謀主蓋將軍之於謀主也有之者勝無之者敗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者勝甞用矣而或棄者亦敗棄矣而或用者亦勝何以

知其然耶昔楚漢之强弱者不待較而知也而項氏秉百戰之威身死東城劉氏以顛沛奔北之餘五載而成帝業何哉漢有良平之屬為之謀楚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也故揚雄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憞羣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勝自屈者負此所謂有之者勝無之者敗也昔陳餘捨李左車之計死泜水上韓信釋縛而師事之遂收燕齊來本初棄許攸之策攸奔曹公公跣而迎之遂破冀州夫攸左車者豈欲負彼而忠此哉用舍

之勢然也此所謂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者勝也昔張綉以精卒追魏師賈詡以為不可已而果敗既又請收散卒而攻之已而果勝夫詡之為綉謀一也從違不同則勝敗異變可不察哉此所謂嘗用矣而棄之者亦敗嘗棄矣而用之者亦勝也是以良將之待謀主也致之以禮而不敢慢交之以誠而不敢欺結之以恩而不敢厭遺其過差而略其缺失所與圖畫者雖父子兄弟有不得而知焉古之人所以談笑而折衝偃

息而消釁者繇此道也後世則不然將受命之日士大夫莫敢仰視而所謂幕府從事者往往皆闒茸取具之人一旦敵傳於陴隍之下變發乎肘腋之間名而問之五色已無主矣是豈有補於萬分之一哉臣病夫世之論兵者止知重將帥之選急士卒之練講器械陣營之所宜究山川形勢之便而推風角鳥占之説至於謀主則未始一言及焉不知夫謀主者一軍勝敗之樞機也

淮海集卷十六

淮海集卷十七

宋 秦觀 撰

進策

兵法

臣聞御兵者將而將所以御之者法兵不得將與無兵同將不知法與無將同蓋斷木為棋刓革為鞠亦皆有法況於帥無罪之人披堅執銳從事於萬死一生之地哉兵之有法猶人之有精神魂魄也精神失守魂喪而

魄奪則雖有七尺之軀死無日矣何則所以使形者亡也故知兵有法正行無間不知而將是謂妄行古之論兵者多矣大率不過有四一曰權謀二曰形勢三曰陰陽四曰技巧然此四術者以道用之則為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為四敗事同而功異不可不察也何以知其然也昔孫臏伏萬弩於馬陵之下魏軍至而伏發龐涓死馬王恢伏車騎材官三十萬於馬邑之旁匈奴覺之而去恢以自殺此則用權謀之異也馬服君救閼與既遣

秦間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遂破秦軍曹公追劉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敗於烏林此則用形勢之異也西伯將獵卜之曰獲霸王之輔果得太公望而克商漢武卦諸將貳師最吉因以為將卒降匈奴此則用陰陽之異也申公巫臣教吳以車戰吳是以始通上國房琯用車以抗祿山賊投芻而火之王師奔潰此則用技巧之異也豈非以道用之則為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為四敗乎雖然所謂道者何也治心養氣而已矣葢心不揺於

死生之變氣不奪於寵辱利害之交則四者之勝敗自然洞見如形影入於水鏡之中是兵法之大要也夫簇金羽鶚以為矢傅膠合漆以為弓天下所同也而羿為善射服在箱驂在旁制以銜轡之利而加以鞭策之威天下之所同也而王良為善御是何也其所以用之者道也今世之學兵法者肩相摩袂相屬雖其精粗不同然率向之所謂四術而已至於治心養氣之道則以為書生之語而不與焉嗚呼是守弓矢與馬而欲為羿王

良也

盜賊上

臣聞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之熟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為不足恤也天下之禍嘗生於不足恤昔秦既稱帝以為六國已亡海內無足復慮為秦患者獨胡人耳於是使蒙恬北築長城却匈奴七百餘

里然而陳勝吴廣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之間由此言之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駞轉輸不絶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抄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遯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羣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廹以携其心蓋非速戰

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廹以携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為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穽旁置網罟撞以利戟射以强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虵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蠧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虵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捶

可以制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虵鼠也虎不可以爻薰而水注虵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為難平而不絕其獘有二不可不知也葢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禍莫深於窮治何則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竒略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刼

而不失爵禄之榮由此言之是乃誘民以為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疎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廹脅之民見被汚者之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錮金木束手而受斃孰若遯逸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驅民以為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惠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惠戮及不辜則損威威惠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也夏書

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維新葢渠魁盡
殺而不赦則足以奪姦雄之氣脅從汚染不治而許其
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
之塗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先王已亂之道可謂至矣

盜賊中

臣聞自古盜之所以興皆出於仍歲水旱賦斂横出徭
役數發故愚民為盜弄兵於山海險阻之間以為假息
之計自陛下即位以来輕徭役薄賦斂善氣既應年穀

胥熟是宜外户不閉道不拾遺而郡縣之間枹鼓或驚遊徼旁午未見休已者何也以臣思之蓋不任吏之弊也夫任法不任吏為弊至多而於盜賊尤甚何則今盜賊之法可謂密矣強盜得財滿匹及傷人者輙棄市殺一家三人以上若支解人者論如律案問欲舉者得減重論殺併徒伴及告獲它盜者降除其罪為之褒槖通行飲食者從末減若文致於法而人心不厭者輙讞考之若此之類與夫捕獲亡逸賞罰之格凡數十條然皆

畫一之制也夫民之所以為盜賊者其情不一或閭里惡少自負其氣椎埋鼓鑄不復齒於平人或驕兵惰卒窮苦無聊亾命嘯聚或執左道轉相誑惑以為徒黨或困於饑寒迫於逋負剽奪衣食以延一日之命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流輕舉妄動若此之類特盜賊之大情耳其間黄緣曲折可矜可疾者蓋不可勝數夫以畫一之法御不可勝數之情而吏莫敢為輕重則宜殺而生宜生而殺者有之矣吏果於生殺而不察其宜則威惠

不行盜賊所以充斥也臣嘗觀古之能吏盜賊之課尤異者其術不過數端而已蓋有使吏民雜舉少年惡子鮮衣凶服之人悉籍記之一旦收捕納於虎穴中者尹賞之治長安也有明設購賞令相斬捕吏追胥有功而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張敞之治膠東也有耳目具知主名區處窮里空舍坐語未訖捕吏已至者趙廣漢之治京兆也有擇縣之豪傑用以為吏一旦竊發則移書詭責取辦其人者朱博之治渤海也有置正五長閭里

阡陌有非常吏輙聞知姦不得舍者韓延壽之治潁川也省遣發之兵罷捕逐之吏單車獨行務以德化撫之而安之者龔遂之治瑯琊也此數子者可謂善治盜賊矣然以今日之法繩之則彼將皇恐救過之不暇尚何功名之有哉何則非賊殺不辜則故縱反者也夫以龔遂韓延壽張敞朱博趙廣漢尹賞為吏於今之時猶不能最盜賊之課又可責於常人乎為今計者莫若寛法而任吏稍重郡守之權責以大綱而略其小過凡重法

之地皆慎擇其人聽於法外處置盜賊有司覆按不得劾以出入其所賜緝捕緡錢使得益以釀酒賞格之外得酒數百石亦足以布設耳目而畜養爪牙如此則守臣之威權稍重而盜賊可以清矣王嘉曰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其下嗚呼二千石能使其下則雖有黄巾赤眉無足畏也

盜賊下

臣聞盜賊之起小則蜂屯蟻聚虜掠閭里大則擅名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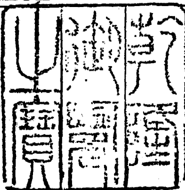
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掠吏民然皆無足深慮如臣前說計足以辦所可深慮者其間有豪俊而已何則人之有豪俊猶馬之有驥犬之有盧雖上觀下獲一日千里而縱踶嚙之變亦可畏也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隱如一敵國云唐縱朱克融北還盧龍未幾軍亂遂復失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間繫吳楚之成敗為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盜賊之間而

有豪俊豈不為可深慮也哉臣以為銷亾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俊天下豪俊為我籠取則彼卒材鼠輩雖有千百為羣不足以置齒牙之間矣國家取人之制其選高者惟制策進士夫豪傑之士固有文武縱横之間無不可者椎魯少文獨可以付之大事者使天下豪傑皆文武縱横之才二科足以取之若有椎魯少文之人則不可得而取之矣是制策進士所得之外不能無遺材也臣嘗為朝廷患之未知所處有搢紳先生

告臣曰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為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於二千石入為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為多黄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邴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争為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宿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

用人如江河江河之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焉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鰍為之制今世胥吏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朝廷不用也今欲用胥吏牙校而胥吏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棄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刑者不可用而用者不可刑朝廷若採唐之舊制使諸路監司郡守慎選士人以補衙職課之以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有公罪則贖焉使長吏得薦其材者第其功閥書歲月使得出

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入也臣嘗思之逆銷盜賊之術未有以過於此者竊取其說以獻惟陛下裁擇之



淮海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淮海集卷十八至二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歐陽愛

謄録監生臣蕭華

淮海集卷十八

宋　秦觀　撰

進策

邊防上

臣嘗以謂方今夷狄之患未有甚於西邊者夫契丹强大幾與中國抗衡䝉項遺種假息之地不當漢之數縣而臣以謂夷狄之患未有甚於西邊者何也蓋大遼自景德結好之後雖有餘孽金帛綿絮他物之賂而一歲

不過七十餘萬西邊自熈寧犯境以来雖絶夏人賜予
熈河蘭會轉輸飛輓之費一歲至四百餘萬北邊歲賂
七十餘萬而兵寢士休累世無犬吠之警西邊歲費四
百餘萬而羌敵數入逆執事如鴈行將吏被介胄而卧
以此言之北邊之患孰與西邊之患重乎今天下謀臣
策士議欲綏西邊之患者多大率不過有二臣請具陳
其說而去取之有曰昔漢武以遼陽九百里之地斗辟
難守棄以予胡元帝亦以關東歲饑納賈捐之䟽罷朱

崖郡盖王者不以無用弊所恃也狄道抱罕故為吐蕃諸羌之巢穴五泉會寧亦久為夏人所據若以蘭會之地復賜夏人用府州故事擇土酋以為㶚河之守則數百萬之費可一朝而省此其説一也有曰狄道抱罕五泉會寧皆中國故地自漢唐以至國初不聞苦其難守者以靈武内屬故也今置靈武於度外者八十餘年蕃漢地形相錯如繡耕鑿則有蹂踐之患饋運則有鈔奪之虞是以苦其難守也若遂取横山次復靈武則蘭會

熙河自為內地尚安有數百萬之費乎此又一說也以臣觀之以前說可以施於陛下即位之初後說可以施於今日之後何則陛下即位之初羌酋各率種落交臂屈膝請命下吏是若赦其罪戾與之更始假以熙河之節賜以蘭會之區則外足以懷遠方之心內足以寬元元之力今則不然天奪其魄自干誅夷相為輔車遊魂疆埸邊屯吏士攘袂切齒皆欲犁其庭而掃其閭夫順逆之勢殊則撫御之術異為今計者獨有取橫山而復

靈武耳羈縻不絶之説可復道哉臣故曰前説可施於陛下即位之初後説可以施於今日之後也昔曹公征漢中而弗克乃下教曰雞肋楊修以為雞肋者食之無所得棄之如可惜公將歸矣已而果然盖是時成都方為劉氏所據曹公以為雖得漢中之地必有輸將之費禦捍之勤其勢不易久守故不若棄之便也及鄧艾襲取成都而漢中遂為控引輸寫之地豈可謂食之無所得棄之如可惜者乎然則曹公之棄漢中特以未暇取

成都耳以此言之則知前二說者去取各有時也且天下之形勢固有不相關而實相待者飛者以翼而繫其足則不能飛走者以足而縛其手則不能走缾罄則罍耻唇亡則齒寒矣横山靈武亦蘭會熈河之手足而蘭會熈河亦横山靈武之壘齒也功成於彼則患紓於此矣杜欽議夜郎以為不毛之地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民絶其侯王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之功不可隳壞亦宜因其萌芽絶之嗚呼是今日西

邊之勢也

邊防中

或謂臣曰咸平中賊繼遷者攻陷靈武進圍麟州朝廷檄名諸鎮兵討之僅能解圍而已逮寶元慶歷之間元昊僭逆兵拏而不解者數年竟亦不能致其頭於北闕下元豐初大舉弔伐之師五道並進輙無功而返未幾永樂陷沒詔使死者二人夫羌之勁悍不可以力屈久矣柰何輕議取横山復靈武哉臣應之曰不然夫勝有

勢敗有時聖人不能生其時時至而不失其勢昔咸平之時海内初離分裂之禍上下厭苦於兵俱欲休息而繼遷之黨以兇悍狡險之姿據平夏之全壤扼瀚海之要衝故其壤清遠而竊靈武也朝廷置之度外而不復問寶元慶歷之間天下承平日久邊防之備大率皆弛將不知兵而兵不習戰彼元昊者雖生於砂磧牛馬之區而計數足以濟其姦勇決足以成其惡料敵合變有古單于之風小羌入事請盟惟恐居後於是盡有河南

之地又取河西之境乃歸節旄借名號卷甲一出其鋒不可當者矣先皇帝自熙寧以來懲累朝之事為萬世之計申嚴武備命將出征戎軒啓行抱罕請命干戈再指五原内屬元豐之初遂決策大舉夏人震懼不知所為然猶未即伏辜者其形勢已成其支黨具在譬如不肖子守其先人之廬雖終賣鬻而期月之間資用尚饒未可問也今則不然承先皇帝飭厲之後懲艾胡粤之餘將帥之銓擇士卒之蒐練胄甲之犀利財用之充委

皆數倍於寶元慶歷之間而天方厭羌内難屢起權臣擅事蚌鷸相持既狃於永樂之役常以中國為易與耳又謂陛下新即位方務休靖未能外事四夷夫戰而輕驕與夫懈不設備在兵法皆滅亡之道也由是言之彼無敗形我無勝勢者咸平之時是也我之勝勢已具彼之敗形未成者元豐之初是也我有必勝之勢彼有必敗之形者今日是也且時難得而易失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柰何不議取横山而復靈武哉昔漢武帝擊匈

奴追奔逐北者二十餘年浮河西絶大漠破寘顔襲王庭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致名王貴人以百數築單于邸城於長安然竟不能南面而臣之也逮宣帝匈奴内亂五單于爭立漢以威德覆之於是始肯臣服毋露中呼韓邪單于遂來朝於甘泉之宮唐太宗伐高麗至身屬櫜鞬鞍結兩服雖拔遼東白崖諸城而駐蹕之後靺鞨犯陣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思魏徵在朕豈有是行邪追高宗時蓋蘇文死諸子閲狼怨禍

構連饑饉頻仍災異並見於是唐遣勣等討之遂滅其
國以其地置安東都護夫孝武太宗用武之主也宣帝
高宗守文之君也然而匈奴之所以叛服高麗之所以
存亡者何哉用武之主奮威而擊於前守文之君乘弊
而取於後亦其形勢使然無足恠也臣以為陛下觀匈
奴高麗之所以破則知夏國之可夷觀宣帝高宗之所
以克則知天誅之可致觀武帝文皇之功則先帝之志
不可忘也願陛下擇大臣知兵者一人以為統帥盡護

諸將之軍使之毋顧小利毋急近功而專以橫山靈武為事不過三年河南之地復歸於中國矣

邊防下

臣既言靈武蘭會之形勢因請遂陳攻守之策今夫盡堅恙鋭傅壘而陣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是知攻而已者也增陴濬隍嬰城自固屈指計功以須援兵是知守而已者也知攻而已者可以擒小敵矣而不可以擒大敵知守而已者可以保堅城矣而不可以保危城古之知

攻守者不然堅壁不戰自養其鋒則雖大敵而可擒直前逆擊折其盛勢則雖危城而可保是之謂以守為攻以攻為守非天下之奇材何足以知之乎諸葛相蜀歲出師以伐魏魏人患之及亮死師不復出而蜀遂以亡蓋亮以蜀者險阻新造之國而四面皆迫強敵非數出銳師以挫之則其勢不能自保此則以攻為守者也漢使趙充國擊先零而請罷騎兵留步士萬人屯田以待其敝宣帝從其議遂滅先零蓋充國以先零窮寇急與

之角則中國必有餽輓轉輸之勞故罷騎留屯而圖以期月此則以守為攻者也臣以為孔明所以保蜀之策可以守蘭會而克國所以破先零之計可以取靈武何則今蘭會之地與夏人接界犬牙相入若積粟儲械端坐而守彼必時入而寇我小則掠羊馬大則拔障隧援兵將至羌輒引去既解而歸則又復入如此連年則我數揺動而車甲疲非長久之道也為今之策莫若以秦鳳涇原麟府鄜延環慶五路之兵與蘭會相表裏約以

兵萬人歲各一出雖大勝無輕入雖小却無久留務以
撓羌人而已夫以五路之兵歲各一出則是我之兵歲
一戰而羌人歲五戰也羌雖勁健豈有歲五戰而不罷
極者也彼既救死扶傷之不給則蘭會之地自然無事
此則孔明守蜀之遺意也自靈武陷沒八十餘年其地
北距大河南抵環慶瀚海七百里舃鹵無水泉若誠舉
大兵徑薄其下則敵將嬰其巢穴竄伏不出而潛以精
兵擊吾歸路吾軍粮盡引還則腹背受敵而進退不可

得非萬全也為今之策莫若興屯田假以歲月以為必誅之計令屯田自關中以至塞下往往而有然水利不興人力未盡内無良吏為之教督外無遊兵為之捍敵是以雖有其名而未享其利願置使者一人如漢之捜粟都尉之類專領其事凡要害之利盡發吏卒屯之濬溝澮繕亭障頻出騎士以為田者遊兵積粟數百萬斛則靈武在吾掌股中矣此亦克國破先零之遺意也夫羌以數縣之衆乃能與中國之師抗者無他吾軍動以

轉輸輜重自隨非饋餉不行彼則各齎斗升之粮負於馬上而戰耳是中國所長者兵多所短者難餉羌所長者易食所短者兵少也今既大興屯田假以歲月以為必誅之計又分諸路之兵歲各一出以為撓賊之謀則吾之所短者無足慮彼之所長者無所施臣謂不過三年羌必大困然後遣一介之使告之曰能以靈武之地歸中國則罷兵不然并取夏臺數州矣彼知我不得靈武兵未息也必自割其地獻於朝廷如有迷愎不從則

以數萬人自鄜畤度塞門抵回東阪可唾手而取也傳曰猛虎在深山百獸恐及其在陷穽之中揺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夫能以積威約之漸則羌雖勁悍將揺尾而求食矣

淮海集卷十八

淮海集卷十九

宋 秦觀 撰

進論

鼂錯論

臣聞世之論者皆以為漢用爰盎之謀斬鼂錯以謝天下為非是以臣觀之漢斬錯七國之兵所以破也何則勝敗之機繫於理之曲直理直則師壯師壯勝之機也理曲則師老師老敗之機也故善戰者戰理昔晉欲報

楚之惠退師三舍軍吏以為師老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若子犯可謂善戰理矣蓋不退師則背惠食言而曲在晉師退而楚不還則曲在楚我直彼曲所以勝也漢斬晁錯之事何異於此夫漢之諸侯連城數十地方千里雖號强大然則皆高帝之封也一旦用錯計擿其罪過而削奪之則天下忿然皆有不直漢之心當此之時諸侯直而漢曲故吳王得以藉口反也然吳王即山鑄錢煑海為鹽以其子故招致天下亡命欲

為反者三十餘年其稱兵也發憤削地以誅錯為名耳漢斬錯而兵不罷則逆節暴露天下亦忿然有不直七國之心當此之時諸侯曲而漢直故太尉得以破其兵也雖然漢之斬錯也其謀發於爰盎盎與錯有隙故世之論者以錯死為究此正樓緩所謂以母言之則為是以妻言之則為妬夫言之者異而其意同也就使盎與錯素無毗睚之嫌其為漢計亦當出此然則漢不斬錯柰何即七國之兵未易破也何以知之以唐安禄山之

事可知也方明皇之時姦臣楊國忠用事天下皆切齒不平故祿山以誅國忠為名而反是時唐若斬國忠以謝天下則祿山安得而至長安乎惜其不知此至賊入潼關人神共怒然後為陳元禮之所殺也由是觀之漢不斬錯則七國之兵豈易破哉或曰王思禮之徒嘗以此勸哥舒翰用其計留卒三萬守關悉精鋭渡滻水以誅君側祿山可遂破乎曰不然漢斬鼂錯事出景帝爰盎發其端而已故足以激忠義之氣而折姦雄之心使

翰雖斬國忠事不出於人主亦不能感動天下祇足以危身矣尚為禄山之成敗哉故斬國忠以破禄山事非明皇不可為也

韋元成論

臣觀韋元成等議漢宗廟之事未嘗不竊笑之以為此乃不達時變腐儒之論也何則禮非天降地出出於人心而已合於先王之迹而不合於人心君子不以為禮也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古今之情一也上古之

世生養之具未備巢居而穴處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則祭其先也亦不過薦毛血於中野而已中古以來養生之具漸脩範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為醴酪夫以備者自奉而以不備者奉其先則非人心之所安也於是始制宗廟之禮祭祀之儀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日有祭月有祀時有享歲有貢始終有歸其物則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夫豈求勝於上古之世哉蓋以謂不如是

則人心怵焉而不安此制禮之本意也昔惠帝作複道叔孫通因請以為原廟又嘗出遊於離宮因請獻櫻桃夫原廟與諸果之獻前此未嘗有而通輒以為請者知制禮之本意則可以義起之也彼元成者不然徒見漢之宗廟祭祀不合六藝之文遂欲一切毀之不知六藝之文中古之事也上古之事不可盡行於中古中古之事豈可盡行於後世哉古者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廐庫次之宮室為後將毀宮室廐庫為先宗廟為後何

則營之先親而後身毀之先身而後親可知也漢之制度不合於六藝之文者多矣彼元成等徒知陵廟園寢便殿祭祀之為過而不知神仙長年合歡增成飛廡象玉之為過也知廟在郡國月游衣冠之為非而不知千門萬戶之宮神明通天之臺離宮別館百有餘區之為非也元帝初元中雖以侈異嘗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而永元中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則是宮室宴享之事未能如禮也宮室宴享非禮則置而不議宗

廟祭祀非禮則議而毀之漢之祖宗神靈不存則已神靈若存能不發怒於子孫乎元帝寢疾而夢祖宗譴責也豈非以此乎史稱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用元成等為宰相而孝宣之業衰焉後世遂以儒為不足用嗚呼以元成等議宗廟祭祀之事言之元帝所用者蓋腐儒耳安得真儒用之哉

石慶論

臣聞漢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內修法

度外攘胡粤封泰山塞决河朝廷多事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公孫賀劉屈氂之屬皆以罪伏誅其免者平津侯公孫弘牧邱侯石慶而已平津以賢良為舉首用經術取漢相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其免固宜牧邱鄙人耳為相已非其分又以全終何也盖慶之終於相位非其才智之足以自免也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何則夫君之與臣猶陰之與陽也陰勝而僭陽則發生之道缺陽勝而偪陰則刻制之功虧僭實生偪偪亦生僭

兩者無有是謂太和萬物以生變化以成方武帝即位之始富於春秋武安侯田蚡以肺腑為丞相權移主上上滋不平特以太后之故隱忍而不發當此之時臣强君弱陰勝而借陽武安侯既死上懲其事盡收威柄於掌握之中大臣取充位而已稍不如意則痛法以繩之自丞相以下皆皇恐救過而不暇當此之時君强臣弱陽勝而偪陰夫豪傑之士類多自重莫肯少殺其鋒鄙人則惟恐失之無所不至也當君强臣弱陽勝偪陰之

時雖有豪傑安得而用雖用之安得而終然則用之而終者惟鄙人而後可也慶為相時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正言嘗欲治上近臣反受其過上書乞骸骨詔報反室自以為得計既而不知所為復起視事嗚呼此其所以見容於武帝者歟夫慶終於相位是田蚡之所致也故曰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然則平津之免何也弘之才術雖不與慶同日而語至於朝奏暮議開其端使人主自擇不

肯面折廷爭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如此之類則與慶相去為幾何耶弘與慶為人不同其所以獲免者一也蓋是時非特丞相也如東方朔枚臯司馬相如嚴助吾邱壽王朱買臣主父偃之屬號為左右親幸之臣而亦多以罪誅唯相如稱疾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以此獲免由是觀之武帝之廷臣鄙人者多矣豈特慶也哉故淮南王謀反惟憚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嗚呼如黯者可謂豪傑之士

也

張安世論

臣聞張安世匿名迹遠權勢自前史皆以為賢以臣觀之安世亦具臣耳賢則未也何則有大臣者有具臣者有姦臣者天下之士於道可進則請於君而進於道可退則請於君而退進退在道而不在我進之不從退之不聽去而已此之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大臣者也進賢而不能固退不肖而不能必取充位而已具臣者也

同乎已雖不肖必與異乎已雖賢必擠專為利而已此姦臣者也安世身為漢之大臣與聞政事當天下進賢退不肖之責而竊竊焉專為匿名迹遠權勢之事進之不從退之不聽也能致為臣而去乎臣知安世之不能也蓋安世與霍光同功一體之人其女孫敬又霍氏之外屬婦也光得甍而子禹謀反夷宗族敬尚相坐宣帝雖赦之而安世心不自安顧上懲傅陸之顓方貪權勢在已是以深思熟計欲以自媚於上故每定大政已決

輒移病出閣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謂其長史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嗚呼其視姦臣則有間矣豈大臣之所以事君者乎臣故曰安世則具臣矣賢則未也昔伊尹之相湯曰阿衡周公之相周曰太宰衡者所以權萬物之輕重而歸於平宰者所以制百味之多寡而適於和惟其和平而已矣故為重為多者無所於德為輕為寡者無所於怨衡宰之工實無心也伊尹周公所以事其君者如此

魯若安世遠權勢者乎雖號不同而其於有心則同也

昔叔向被囚祁奚免之叔向不告免焉而朝范滂被繫

霍諝理之滂往候之而不謝管氏奪伯氏駢邑三百沒

齒無怨言諸葛亮廢廖立李平及亮卒立泣涕平致死

嗚呼國之大臣其好賢也如祁奚之於叔向霍諝之於

范滂其疾惡也如管仲之於伯氏諸葛之於廖立李平

則名迹之或匿或見權勢之或遠或近皆可以兩忘矣

山濤為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之後天子出其

奏於朝然後知羣才皆濤所進而王通以為容不以仁

予之也嗚呼知通之不與濤則知臣之不與安世矣

淮海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淮海集卷二十　　　　宋　秦觀　撰

進論

李陵論

臣聞草食之獸不疾而易藪水生之蟲不疾而易水行小變不失其大常也知此者可以用兵矣何則夫用兵之法有所謂常有所謂變什則圍之伍則攻之不敵則逃之兵之所謂常也以寡覆衆兵之所謂變也古之善

用兵者雖能以寡覆衆而什圍伍攻之道未易忽焉所謂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嗚呼李陵之所以敗者其不達於此乎兵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方漢武時匈奴承冒頓之後號為強盛控弦百萬幾與中國抗衡衛青霍去病之徒每出塞至少不下三萬騎其多至十萬騎又有諸將相為應援然後有功陵乃以步卒五千出居延行三十日至浚稽山與單于七八萬騎接戰一日數十合安得而不敗哉蓋陵嘗將八百騎深入匈奴

二千餘里過居延北不見虜還又嘗將輕騎五百出燉煌至鹽水迎貳師未聞困絶謂以少擊衆可以為常不知幸之不可以數也昔秦始皇問李信曰吾欲取荆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二十萬人又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使信伐荆既而軍敗復欲使翦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從之遂平荆地夫王翦豈不知以少擊衆為利哉以為小變不可恃大常不可失也故田單疑趙奢之用衆而奢

以為鏌鋣之劒內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嗚呼以王翦之事趙奢之言觀之則陵之敗也其自取之哉夫豪傑之士不患無才患不能養其氣而已不能養其氣則雖有竒才適足以殺其身也方陵之名見武臺天子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心耻之不敢言也遂請當一隊以分單于兵夫以陵之竒才向使少加持重則衛霍之功豈難繼耶而不勝一旦之憤輕用其鋒至兵敗降

匈奴頹其家聲是以不能養其氣而已矣或曰李陵以孤軍深入其亡也宜矣然則李靖以騎三千喋血虜庭遂取定襄何也曰唐之擊突厥也六總管師十萬皆授靖節制所向輙克虜勢窘甚矣頡利諸酋皆勒所部來奔所謂傷弓之禽可以虛弦下也況於勁騎三千乎與陵之事異矣

司馬遷論

班固贊司馬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

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先黄老而後六經求古今搢紳先生之論尚或有之至於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而羞貧賤則非閭里至愚極陋之人不至是也孰謂遷之髙才博洽而至於是乎以臣觀之不然彼實有見而發有激而云耳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揚子亦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盖道德者仁義禮之大全而仁義禮者道

德之一偏黄老之學貴合而賤離故以道為本六經之
教於渾者略於散者詳故以仁義禮為用遷之論大道
也先黄老而後六經豈非有見於此而發哉方漢武用
法刻深急於功利大臣一言不合輙下吏就誅有罪當
刑得以貨自贖因而補官者有焉於是朝廷皆以偷合
苟免為事而天下皆以竊資殖貨為風遷之遭李陵禍
也家貧無財賄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以
陷腐刑其憤懣不平之氣無所發泄乃一切寓之於書

故其序游侠也稱昔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巖吕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阨於陳蔡盖遷自况也又曰士窮窘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者耶誠使鄉曲之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盖言當世號為修行仁義者皆畏避自保莫肯急於人之難曽匹夫之不若也其述貨殖也稱秦始皇令烏氏倮比封君與列臣朝請以巴蜀寡婦清為正婦而客之為築女懐清臺盖以譏孝

武也又云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蓋遷自傷砥節礪行特以貧故不免於刑戮也以此言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而羞貧賤豈非有激而云哉彼班固不達其意遂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亦已過矣然遷為人多愛不忍雖刺客滑稽佞幸之類猶屑屑焉稱其所長況於黄老游俠貨殖之事有見而發有激而言者其所稱道不能無溢美之言也若以春秋之法明善惡定邪正責之則非矣揚子曰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又曰

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夫惟所愛不主於義而主於奇則遷不為無過若以是非頗謬於聖人曷為乎有取也

李固論

取天下者必有功臣守天下者必有名臣雖然有國家者寧無功臣不可以無名臣何則功臣以乘便逐利為能名臣以伏節死義為任也昔西漢之末海内承平四夷賓服而王氏竊持國柄談笑而輒移之東漢之季姦

雄崛起中原大亂而曹公睥睨神器終身不敢取臣嘗疑焉及讀李固與杜喬之誅門生弟子貫械腰鈇鑕願俱死者相屬然後始知其所以然也何則西漢多功臣也葢西漢自髙祖以馬上得天下不恱諸生其取人也先器識所以朝多功臣則乗便逐利者衆形不便勢不利彼不為也故晚節末路王鳳用事王章以直言被誅而天下靡然以苟患失之為風矣其大臣如張禹孔光輩皆持禄取容偷為一切之計其清節之士如龔勝郭

欽蔣詡之徒亦不過謝病免歸而已其風如此亂臣賊子奈何而有懼哉此王氏所以談笑而移之也東漢自光武不任功臣銳意文士其取人也先經術所以朝多名臣則伏節死義者衆節之所在義之所存彼必為也故晚節末路梁冀擅命固與杜喬以死抗之而天下靡然以殺身成仁為俗矣其大臣如陳蕃黄琬輩皆捐覆宗族以急國家之難黨錮之士如李膺任密范滂之徒至連頸就誅而無慍色其俗如此亂臣賊子柰何而不

懼哉曹公之所以終身而不敢取也然西漢易亡而復興東漢難亡而易絶者何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故三代之君其始也雖勢强大非有仁心則不興及其季也雖德失政亂非有不仁之罪則不絶哀成之君失德甚矣然其事止於女寵倖幸而已未犯不仁之罪也故國亡而復興桓靈之時無道極矣鉤黨之獄忠臣義士死者百有餘人諸所夷滅至不可勝數則是不仁之罪已貫盈矣故國亡而遂絶

此亦理之必至事之固然無足恠也嗚呼國者天下之大器也君臣者相與持此器者也視器之安危則知人之能否視國之理亂則知君臣之賢不肖以二漢論之報施之道其不殊也如此然則為君臣者可不戒哉

陳寔論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何也盖古之君子初無意於制行其制行也因時而已伯夷之時天下失於太濁於是制其

行以清柳下惠之時天下失於太潔故制其行以和雖然清者所以激濁也非激濁而為清是隘而已和者所以救潔也非救潔而為和是不恭而已故由其本而言之則為清為和由其弊而言之則為隘為不恭故伯夷柳下惠者實未嘗清未嘗和也安有隘不恭之弊哉前史稱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陳寔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乞從外舉又中常侍張讓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張甚恥之寔乃獨弔焉

嗚呼若寔者可謂殆庶幾於夷惠矣何則桓靈之時政在官人而天下之士方以高節相高疾之已甚至使其屬無所發憤常欲以身死黨錮之禍海內塗炭者二十餘年豈特小人之罪哉君子亦有以取之也寔知其然故於用吏送葬之事稍詘其身應之所以因時救弊而已其後復誅黨人張讓寔以此多所全宥則其效蓋可見也嗚呼使東海之士大夫制行皆如寔也黨錮之禍何從而興乎以此言之寔殆庶幾於夷惠信不誣矣然

則寔爲佚張而身詘也不爲過則元稹之徒因宦官以得宰相亦不爲過歟斯不然也昔孔子於衛見南子矣於魯敬陽虎矣至彌子以爲主我衛卿可得也則曰有命盖見南子敬陽虎者身可詘也不主彌子者道不可詘也寔於佚張亦詘身以伸道耳豈若元稹之徒詘道而伸身者哉然則士大夫爲道而或詘身於宦人者亦可乎斯又不然也昔齊人獲臧堅齊侯使人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始又使其刑臣

禮於士以杙抉傷而死古之人恥其身之辱於刑也是故為伯夷之清而非其時者是隘而已為栁下恵之和而非其時者是不恭而已若陳寔之屈身於宦人而非其時者是為姦而已

淮海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淮海集卷二十一

宋　秦觀　撰

進論

袁紹論

天下之禍莫大於殺士古之人欲有為於世者雖負其豪俊傑特之才據強大不可拔之勢疑若殺一士不足以為損益然而未始不亡者何耶士國之重器社稷安危之所繫四海治亂之所屬也是故師士者王友士者

霸臣士者彊失士者辱慢士者危殺士者亡世之論者
皆以袁紹之亡繫於官渡臣竊以謂不然紹之所以亡
者殺田豐耳使紹不殺田豐雖有官渡之敗未至亡也
何則昔楚漢相距於京索之間高祖犇北狼狽甚於袁
紹者數矣而卒有天下項籍以百戰百勝之威非特曹
公比也而竟死東城其所以然者無他士之得失而已
故高祖以為張子房韓信蕭何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
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為我擒以

楚漢之事言之則知紹之亡果在於田豐不在於官渡也且紹之械繫田豐也何異高祖械繫婁敬於廣武乎高祖圍於平城而還以二千户封敬號建信侯紹敗而還慚豐而殺之嗚呼人之量度相遠一至於此哉傳曰善敗者不亡故楚昭王㻌越王句踐皆瀕於絕滅而復續紹雖敗於官渡而冀州之地南據大河北阻燕代形勢之勝尚可用也向使出豐於獄東向而事之問以計策甲身折節以撫傷殘之餘親執金鼓以厲奔走之氣

内修農戰外結英雄縱不能并吞天下豈遽至於亡哉方紹與董卓異議横刀不應長揖而出及起兵渤海遂有四州之地連百萬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不可謂非一時之傑也然殺一田豐遂至於此則天下之禍其有大於殺士者乎丈若曰袁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臣竊以為知言也

魯肅論

魯肅勸吳以荆州之地借先主先主因以取蜀吳王悔

之歸咎於肅夫以肅之籌略過人而其昧有至於此乎以臣觀之吳人雖欲不借荆州以資先主不可得也肅策之善矣何則是時曹氏已據中原挾天子以令天下毅然有并吞諸雄之心袁紹呂布皆爲擒滅其能合從并力以抗之者獨仲謀與元德耳此所謂胡越之人未嘗相識一旦同舟而遇風波則相應如左右手勢使然也吳人雖欲不借荆州以資先主其可得乎且吳不借荆州則先主必還公安不然則當殺之二者皆不可也

昔高祖入關與秦父老約法三章秋毫無所犯秦民大悅項羽雖徙之於漢中而高祖還定三秦如探囊中物耳何則秦民之心已繫於漢也方先主東下荊州之人歸者十餘萬或勸速行以據江陵先主曰夫舉大事必以人為主今人歸吾何棄去是時先主若還公安呉為仇也夫以董卓之罪上通於天王允以順誅之而李傕郭汜糾合黨與猶能為之報仇何則卓雖兇逆亦一時之望也先主以宗室之英名蓋當代士之歸者如水之

赴海烏林之役曹公以百萬之衆泝江而下非其雄略則周瑜水軍豈能獨勝耶吳若殺之豪傑四面而至必矣孫氏之亡可立待也由是言之先主借荆州之事拒之則為仇殺之則招禍因而借之則可以合從并力而抗曹公肅之為吳策者豈不善乎然則周瑜嘗欲徙先主置吳盛為築宫多其美女好玩其策何如此又大不可也先主嘗見其髀肉生慨然流涕歎功業之不建其在許也曹公與之出則同輿坐則同席竟亦不留此其

志豈以美女玩好老於吳者耶史稱曹公聞孫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彼知先主得荊州輔車之勢成天下未可以遽取也由是言之借荊州之事豈惟劉氏所以取蜀亦孫氏之所以保吳者矣

諸葛亮論

鼂錯曰五帝神聖其臣莫及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臣竊以為不然夫覆杯水於坳堂之上置杯焉則膠焦鵬之翮掀而傳鴟鳩則累矣故有帝者之君則有

帝者之臣有王者之君則有王者之臣有霸者之君則有霸者之臣諸葛亮雖天下之奇材亦霸者之臣耳何則亮帝王之輔肯為蜀先主而委邪王通以為使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尤非也臣以為亮雖無死曾不足以取天下況於興禮樂乎何則亮之所事者蜀先主而所自比者管仲樂毅也先主雖號人傑然取天下則不及曹孟德保一方則不如孫仲謀其所以得蜀者以劉璋之闇弱而已先主雖存司馬仲達陸伯言諸公皆無

恙尚不足以取魏而死其能取天下乎管仲相齊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然不能先自治而後治人故孔子以為小器樂毅為弱燕合五國之從夷萬乘之齊然曠日持久不能下莒與即墨至間者得行捐燕之趙管仲樂毅雖得志於天下尚不能興禮樂亮而無死其能興禮樂乎夫古之君子進難而退易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也則固已曰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蓋求之而不用其道則彼有不出而已孔子曰如有用我者

吾其為東周乎葢用之而不盡其藴則彼有不留而已是故有所不出出則可以取天下有所不留留則可以興禮樂方先主之顧亮於草廬之中所言者取荆益二州耳至言天下有變則一軍向宛洛一軍出秦川所謂侯河之清人壽幾何者耶關羽之死大舉伐吳亮曽不能强諫及兵敗乃歎曰法孝直若在能制主上令不東就復東行必不危矣所謂虎兕出於柙龜玉毁於櫝中是誰之過歟以此論之亮不足以取天下而興禮樂亦

明矣然亮與先主一言道合遂能霸有荆益成鼎峙之勢及受寄託孤義盡於主國無間言身死之日雖遷廢之人為之泣下有致死者雖古往社稷之臣何以加諸陳壽以謂管蕭之亞匹蓋近之矣然壽以謂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信乎此非也亮之征孟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其卒於渭上司馬仲達按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之奇材也所作八陣圖後世言兵者必稽焉則亮之應變將略不言可知矣嗚呼豈壽果挾兕其父之故

耶抑其所自見如此也

臧洪論

臣聞臧洪以袁紹不救張超絶不與通至於敗死以臣觀之洪實游俠之靡也豈臣子之義哉何則夫欲生而惡死天下之真情也然古之君子或捐軀命棄親族不為茍得者非不欲生以其所欲有甚於生而已觸冐鋒鏑患有所不避者非不惡死以其所惡有甚於死而已使其所欲未有甚於生所惡未有甚於死則君子

豈有矯世絶俗拂其所謂真情者耶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君子之常也傳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君子之變也不得已而為之者也世衰道微士大夫講學不明於是始惑於輕重趨舍之際徒知保身之為易殺身之為難不知妄死之與苟生其失一也齊有崔氏之難其臣死者十有餘人晏子獨以為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以晏子之言論之洪為張超而

死者果何為也夫曹操呂布皆漢之姦臣然方是時操挾天子其勢為順布背朝廷其勢為逆使超去逆就順紹弗為救猶或可責矧叛操而歸布安能責其不救乎夫張超袁紹之於洪雖交有故新遇有薄厚然受其表用則皆主也使舊主為新主所殺洪絕之而致死猶或近義矧滅超者曹氏焉得與紹為仇乎由是言之洪為張超而死者果何謂也孔融嘗為管亥所困太史慈為突重圍求救於先主先主從之遂解都昌之急蓋是時

俗尚名節甚矣天下之士惟以然諾不終為媿禍亂不解為耻厥志有在生死以之故事成則為太史慈不成則為臧洪以臣子之義責之皆罪人也揚子以要離為蛛蝥之靡聶政為壯士之靡荆軻為刺客之靡者耶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若數子者可謂傷勇矣亦足以悲夫

王導論

臣聞春秋書趙盾之罪而三傳皆以為實其族穿非盾

也盾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故被大惡之名臣始
疑之及讀晉史見王導周顗之事然後知三傳之說為
不誣矣何則經誅其志傳述其事也王敦之舉兵也劉
隗勸帝盡誅王導之族導嘗求救於顗顗申救甚切而
不與之言導心銜之及敦得志問顗於導不答顗遂見
誅後見其表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然則顗之死雖假手於敦實導意也若使後世良史書
曰王導殺周顗不亦宜乎以此觀之則趙盾之事從可

知矣夫盾以驟諫不入靈公使鉏麑賊之麑不忍殺又伏甲而攻之僅以身免故其族穿攻靈公於桃園然則靈公之死雖假手於穿實盾志也不然則其返也曷為其不討穿乎傳以為志同則書重信不誣矣豈非經誅其志而傳述其事耶然則穿首惡也盾疑似者也舍首惡而誅疑似者何也葢名實俱善者天下不疑為君子心迹俱惡者天下不疑為小人有善之名無善之實有惡之心無惡之迹是為姦人姦人者嘗託身於疑似之

間天下莫得而誅之此春秋所以誅之也太史公以春
秋别嫌疑明是非定猶豫蓋以此矣漢淮南厲王母坐
趙氏死厲王以為辟陽侯力能釋之而不爭輒椎殺之
唐高宗欲立武后畏大臣異議李勣曰此陛下家事無
須問外人帝意遂定唐人以為立武后者勣也由此觀
之誅志不誅事非特春秋古今人情之所同然也春秋
能發之耳然則王導之罪與趙盾同乎曰非也導實江
左之名臣東晉之興導力為多特其殺周顗之事有似

於盾而已

崔浩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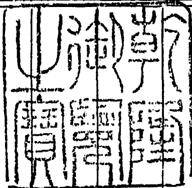
臣聞有道之士有才之士至明而持之以晦至智而守之以愚與物並游而不離其域者有道之士也以明濟明以智資智頹然獨出不肯與衆為耦者有才之士也夫有道之與有才相去遠矣不可不知也史稱崔浩自比張良謂稽古過之以臣觀之浩曽不及荀賈何敢望子房乎夫子房之於漢荀攸賈詡之於魏浩於元

魏運籌制勝筭無遺策實各一時之謀臣也高祖以子房與韓信蕭何為三人傑用之以取天下韓信王楚數十城蕭何封侯第一而子房獨願封留而已及太子監關中兵乃行少傅事晏然處於叔孫通之下了無矜伐不平之意故司馬遷以為無智名無勇功可謂有道之士也荀賈雖不足以與於此然攸謀謨帷幄時人子弟莫知其言詡亦闔門自守退無交私皆以令終故陳壽以為良平之亞雖有才之士亦頗聞君子之道者也浩

則不然其設心惜意惟恐功之不著名之不顯而已李順之死浩旣有力而奏五寅元歷章尤夸誕妄詆古人所撰圖書至譏石道傍公彰直筆明哲之所為固如此乎正孟子所謂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而已盆城括之流也以此論之浩曽不及荀賈明矣何敢望子房乎夫以其精治身以緒餘治天下功成事遂奉身而退者道家之流也觀天文察時變以輔人事明於末而不知本陰陽家之流也子房始遊下邳受書

圯上老人終日願棄人間從赤松子游耳則其術蓋出於道家也浩精於術數之學其言熒惑之入秦彗星之滅晉與夫免出後宫姚興獻女之事尤異及黜莊老乃以為矯誣之言則其術蓋出於陰陽而已此其所以不同也然髙帝用子房之謀棄咸陽還定三秦滅項羽於垓下太武用浩亦取赫連昌破蠕蠕平沮渠牧犍於凉州惠帝得不廢者子房之本謀而太武為國副主亦自浩發之其迹蓋相似也嗚呼豈欲為子房而不知所以

為子房者歟



淮海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淮海集卷二十二至二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蕭華

淮海集卷二十二

宋　秦觀　撰

進論

王儉論

臣聞君子之論人觀其終身之大節大節喪矣雖有一時之美一日之長足以夸汚世而矯流俗君子無取焉史稱王儉嘗謂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以臣觀之儉實安之罪人也豈可同日而語哉何則自晉

以閥閱用人王謝二氏最為望族江左以來公卿將相出其門者十七八子為主壻女為王妃布臺省而列州郡者不可勝數亦猶齊之諸田楚之昭屈景氏皆與國同其休戚者也安之仕晉始為桓温司馬孝武之世政由温出搢紳顧望不知所為而安與王坦之盡忠王室蔑有二心至於屢改裒宏之文以寢九錫之命可謂以身許國社稷之臣者矣儉之仕宋襲封選尚其為親貴固非安之比也蕭公雖有異志而謝朏褚彦回之屬初

無從意齊室之建儉實發之至引梁王魯國之事使臣
珥貂所居稱殿何異取六藝以文姦言者安之於晉其
大節如彼儉之於宋其大節如此臣故曰儉實安之罪
人也至於該洽經史明習故事工詞令妙威儀動為名
流之所稱所謂一時之美一日之長夸汙世而矯流俗
者也君子何取焉安少有重名累年辟召不至其後雖
受朝寄而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形於言色則安之功名
出於無意者也儉少時志在宰執見於所賦之詩及生

子字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則儉之富貴取於有心者也夫無意之與有心相去遠矣豈可同日而語哉宋初受命陶潛自以祖侃晉世宰輔恥復屈身投劾而歸躬耕於潯陽之野其所著書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稱甲子而已以此論之則儉之為人蓋可見也

韓愈論

臣聞先王之時一道德同風俗士大夫無意於為文故

六藝之文事詞相稱始終本末如出一人之手後世道術為天下裂士大夫始有意於為文故自周衰以來作者班班相望而起奮其私知各自名家然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何則夫所謂文者有論理之文有論事之文有叙事之文有託詞之文有成體之文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精發天人之奥明死生之變此論理之文如列禦冦莊周之所作是也别白黑陰陽要其歸宿決其嫌疑此論事之文如蘇秦張儀之所作是也考同異

次舊聞不虛美不隱惡人以為實録此叙事之文如司馬遷班固之作是也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駭耳目變心意此託詞之文如屈原宋玉之作是也鈎列莊之微挾蘇張之辯摭班馬之實獵屈宋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韓愈之所作是也葢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備於愈後之作者亦多矣而無以加於愈故曰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然則列莊蘇張班馬屈宋之流其學術才氣皆出於愈之文猶杜子

美之於詩實積衆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冲澹謝靈運鮑昭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冲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耶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

之謂集大成嗚呼杜氏韓氏亦集詩文之大成者歟

李泌論

臣聞有善聽無良謀有善謀無利勢天下之勢善謀之則無不利天下之謀善聽之則無不良臣嘗以為唐室方鎮之患至於百有餘年而不能解者其弊蓋始於天寶之際肅宗不用李泌之謀先取范陽而已何則夫范陽者禄山之巢穴也烏焚其巢雖有勁翮無所歸獸失其穴雖有絶足無所恃其勢然也禄山帥范陽專三道

勁兵不徙者十有四年矣其人視之猶子之於父也一旦舉兵犯順天下之人以爲反虜切齒攘袂惟恐其不滅而范陽之人獨以爲主引領企踵惟恐其不興此所謂家臣不知有國自古小人之常情故郭子儀李光弼自朔方起兵皆欲先圖范陽而泌爲肅宗言之最悉此蓋天下之利勢遠之不可失者也使肅宗能聽其謀先詔李郭諸將掎角而取范陽賊失巢穴則其衆自潰兩京可以傳檄而定兵亦遂息矣惟其不用泌謀是以慶

緒思明相繼復起至兇徒逆黨久稽天誅則偷為一切之計瓜分渭北地以付之此方鎮之患所從起也昔之取天下者皆以首事之地為根本故雖困敗而能復振高祖之保關中光武之據河内魏武之完兖州是也夫范陽者亦禄山之關中河内兖州也方其陷兩京所得禁府珍寶輙以槖駞載歸其俗至謂禄山思明為二聖後十七年張洪靖欲懲其事發墓毁棺而衆猶不悅以至於亂由是言之天寶之際若非唐之威德在人忠臣

義士乃心王室則天下之事可勝言哉柳玭稱兩京之復泌謀居多其功大於魯連范蠡若以范陽言之泌之謀不見聽者多矣其言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又得兩京則賊再亂已而果然嗚呼使泌之謀盡見聽也豈有方鎮之患哉

白敏中論

臣聞白敏中用李德裕薦入翰林為學士及德裕貶敏中為相抵之甚力或曰人臣事君以公義而已何以私恩

為乎敏中之事未足深咎也臣竊以為不然人臣能盡
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孔子曰事親
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推此言之則
背師賣友之人必不能以身許國何則於所厚者薄則
所施無不薄也昔吕布為丁原主簿為董卓而殺原為
卓之子又為王允而殺卓及兵敗被執魏祖欲生之劉
先主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於是殺布
漢封陳平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

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後誅呂氏而安劉氏者平與
周勃也夫以布之不忠於丁董也其肯忠於曹氏乎以
陳平之不負魏無知也豈肯負於劉氏乎此魏所以誅
布漢所以屬平者也然則敏中之事葢可見矣雖然敏
中所以負徳裕也亦有繇焉傳曰盜憎主人主人何負
於盜而盜憎之乎葢自度其事必為主人所惡故也白
氏素與楊虞卿姻家居易又與李宗閔牛僧孺厚若敏
中本無英氣雖緣徳裕以進而不能無意於僧孺宗閔

虞卿之徒自度其事必為德裕惡也故因其勢盡力以擠之耳夫德裕忠臣也以非罪被斥天下皆知其寃使敏中素與仇猶當為社稷而救之況因之以進也然則敏中豈惟不忠於德裕亦不忠於唐也臣故曰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然則公義私恩適不兩全則如之何以道權之而已義重而恩輕則不以私害公若河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韓厥執而戮之是也恩重而義輕則不以公廢私若

庚公之斯追子濯孺子抽矢叩輪去其鏃發乘矢而後反是也夫公義私恩適不兩全猶當以道權其輕重柰何無故而廢之哉雖然逢蒙殺羿孟子以為是亦羿有罪焉以此言之德裕之薦敏中亦不得為無罪也

李訓論

臣聞天下無易事非其人則難於登天天下無難事得其人則易於反掌難無定勢易無常形惟其人也昔漢有諸侯強大之患連城數十地方千里擅爵人赦死罪

戴黄屋刺客公行景帝用鼂錯之謀始議削之法令未及行而七國合從而起矣何其難耶逮武帝用主父偃之謀令諸侯得推恩分其子弟詔下之日人人各得所願法令不更疆境不變而尾大之患亡矣又何其易耶以此言之則知天下之事惟其人也臣讀唐史至甘露之事未嘗不為文宗而歎息何則欲除累世之姦而倚一區區之李訓豈不踈哉宦官之禍深矣自德宗懲北軍之變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分委宦官主之由是太

阿倒持不復可取憲宗之賊歷三世而不能討天下憤焉是時故老名臣如裴度李德裕之徒皆在也向使文宗有知人之明委任二臣俾之圖畫則刀鋸之殘豈難制哉何則以訓之輕躁寡謀尚能殺王守澄則知度與德裕可以制仇士良之屬無疑矣惟其不用二臣而委之訓與鄭注是以事敗謀泄害及忠良蹀血觀闕之前不勝飲恨而已非事之難不知人之禍也或曰注之帥鳳翔也欲因宦者送守澄之喪以鎮兵誅之訓忌其功

乃先五日舉事使注不為訓所忌也庶其有濟乎臣曰
不然惟其訓之事敗則唐之禍在士良使注之功成則
唐之禍在注矣何則袁紹董卓崔休朱温之事蓋嘗成
矣其禍何如哉以此觀之事敗亦受禍成亦受禍禍在
用小人而已矣德裕嘗曰舉大事非北軍無以成功此
所謂天下之常勢也又曰焚林而畋明年無獸竭澤而
漁明年無魚既經李訓之猖獗則天下常勢亦不用臣
以為德裕能不為於會昌之時也則知其能為太和之

時必矣

王朴論

臣聞適用而不窮者天下之真材也材而不適用用而有所窮雖有髙世之名難能之行實庸人耳何有補於世耶臣讀五代史見王朴為周世宗決平邉之策然後知朴者天下之真材也夫用兵之要在乎識序之先後而識先後之要在於知敵之難易天下之敵非大而堅則小而脆也其難易孰不知之所以不知者敵大而脆

則疑於難敵小而堅則疑於易也昔漢兵圍宛邱光武以別將徇昆陽王邑欲攻之嚴尤以謂昆陽城小而堅宜進擊宛宛敗昆陽自服邑不聽盡鋭攻之兵以大敗邑之所以不聽尤者疑於難而已朴甞為世宗畫平邉之策其言曰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吳易圖得吳則桂廣皆為内臣閩蜀可飛書而名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平之必矣惟并必死之寇可為後圖蓋李氏雖據江南之地二十一州為桂廣閩蜀之脊然南帶江

東距海可撓者二千餘里其人易動揺輕擾亂不能持久號為大國實脆敵也劉氏雖據河東十州之面與中國為境然左有常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契丹之援其人剽悍彊恐精急高氣樂鬬而輕死號為小國實堅敵也是時中國欲取之也譬如壯士操利兵於深山之中左觸虎而右遇熊不可並刺則亦先虎而後熊矣何則虎躁悍易乘熊便捷難制舉虎困則熊必畏威而逃困於熊虎將乘獘而至形勢然也故朴以大而脆者

為易小而堅者為難易者宜先難者宜後則所以先吳而後并也及皇朝受命四方僭偽次第削平皆如其策非所謂天下之真材而孰能與於此朴雖出於五代擾攘傾側之中然其器識學術雖治世士大夫與之比者寡方世宗之時外事征伐内修法度而朴至於陰陽律歷之學無所不通所定欽天歷當世莫能異而其所作樂至今用之而不可改其五策之意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以此推之

朴之所知者蓋未可量也使遭休明之時遇不世出之主則其所就者將不止於此哉

淮海集卷二十二

淮海集卷二十三

宋 秦觀 撰

論

擬郡學試近世社稷之臣論

古之所謂社稷之臣者至矣忠足以竭才性之分敏足以應事物之變苟利社稷則遂事矯制雖君有所不從苟害社稷則伏節死誼雖身有所不顧夫人莫不尊於君莫不親於身君與身也猶有時而忘之知有社稷之

事而已況其它乎此古之所謂社稷之臣者也揚子曰近世社稷之臣終之以禮樂可謂社稷之臣矣夫揚子之所以有取於四子者豈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與料敵制變筭無遺策攻城野戰前無堅敵與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與果在乎是則戰國之末士一介之庸人皆可以為社稷之臣矣豈揚子之意哉方高帝之時天下初定諸將論功日夜不决子房辭齊三萬戸願封於留又勸先封雍齒諸將乃服及

欲廢太子子房乃行少傅事晏然處於叔孫通之下招致四老人者以羽翼之太子以安此其所以有取於子房者也高后時諸呂擅權欲危劉氏平勃用陸賈之謀深自相結卒能誅諸呂迎文帝於代而立之此其所以有取於陳平絳侯勃者也後元元平之際漢室多故子孟擁昭立宣政繇已出前後二十年海内厭服此其有取於霍將軍者也然光不學無術闇於大體死纔三年宗族誅夷勃免相就國不遠嫌疑陷於吏議幾致顛覆

平多陰禍至孫而廢掌雖親貴終以不侯子房雖無三子之過然不能為漢制禮作樂追迹三代之隆以聖人之道槩之皆未得為全人也故曰終之以禮樂雖然四人者或氏而字之或氏而名之或爵而名之或氏而官之何也此葢揚子之深意春秋之大法也春秋之法雖貴而不嬚同號美惡不嬚同辭然而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爵爵不若子因此等以寄褒貶焉氏者别其所自出也字以言其德

名以言其體爵以言其功官以言其業張子房以智蓋言其德也故氏而字之陳平以無悞蓋言其體也故氏而名之絳侯勃以果蓋言其功故爵而名之霍將軍以勇蓋言其業故氏而官之四人者子房最優故獨字之絳侯勃為下故獨不氏焉嗚呼不如是何足以為法言

聖人繼天測靈論

古之語道德者未始不以聖人而論聖人者亦未始不以道德蓋捨道德則無以見聖人而微聖人則道德或

幾乎息矣何者其體相俱而其用無以異也夫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變化而不可知謂之神神也者其合則藏於無為其散則寓於有得昔之命道者因其無為也故彊名之以天所謂莫之為而常自然者是已自其有得也故彊名之以靈所謂地得一以靈是已天者道也而於神為無體之體靈者德也而於神為無用之用體則可以繼用則可以測由此兩者而不能知百姓是也知此兩者而不能行智者是也行此兩者而不能盡

仁者是也由而能知知而能行行而能盡靜可以繼動可以測此聖人所以至也蓋聖人者其聽無所不知其明無所不察積聽明而為淵則極天下之深盡聽明而為懿則窮天下之美夫人之所以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而一切事變之來不能以明辨而應對之者以其質有不足而修所未至爾聖人既已具聽明之質而又加之以淵懿之修則尚惡往而不至耶是以合而為體則於上與造物者遊而無以為散而為用則足以遂知來物

之不窮而各有得夫合於無為則固以天也散於有得則固以靈也以吾之天而繼天之天以吾之靈而測物之靈是猶操五寸之矩求天下之方其不合亦以鮮矣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者所謂繼天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謂測靈也蓋靈與天其始也出於神其終也入於神而聖人與之俱焉故揚子曰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夫聰明淵懿者乃所以繼天測靈也及乎天已至於

可繼靈已至於可測雖聰明淵懿亦莫得而言矣何則極道德之精則粗不足以盡之也彼百姓與仁智則不然其質與聖人未嘗不同而其修與聖人未嘗不異是以雖有存乎人之天而不能開之以物於有累雖有貴於物之靈而不能盡之以器於有窮夫以有累有窮之具而欲繼無為之天測無不得之靈其難也可明矣嗚呼於是知聖人之所以聖人也

變化論

萬物不能常有有極則入於無亦不能常無無極則出於有變者自有入於無者也化者自無入於有者也方其入也則質散而返形形散而返氣氣散而返於芒忽之間闢陰以為陽者有矣闔陽以為陰者有矣其巧妙其功深故難窮難終此物之極者所以由之也方其出也則芒忽之間合而成氣氣合而成形形合而成質移剛以為柔者有矣易柔以成剛者有矣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此物之生者所以由之也是故物生謂之

化物極謂之變變者天道也君道也聖人之事而化之所以始也化者地道也臣道也賢人之事而變之所以終也是二者猶生之有死晝之有夜動之有靜往之有來常相待為用而未有能獨成者也二者雖不能獨成而亦不能兩立何則一氣不頓進變進則化退矣一形不頓虧化進則變退矣一進一退迭相出入而神用無窮焉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昔之論變化者有先變而言者有先化

而言者有兼變化而言者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夫道者變之統也器者化之守也有形者不能相有是以雖器也而制之者亦存乎道雖化也而裁之者亦存乎變故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此所謂先化而言者也中庸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葢自致曲而至於變化者由人以盡天道自變而至化者由天以盡人道盡天道所以率性盡人道所以立教故曰

變則化此所謂先變而言者也荀卿曰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夫變者所以原始化者所以要終獨化則不能以生獨變則不能以形生生形形而道之用盡矣故曰變化謂之天德此所謂兼變化而言者也蓋先變者以言乎自無而出有先化者以言乎自有以入無而兼變化者以言乎出有入無相待為用而已矣然則主變者天也司化者地也而荀氏皆以為天德

何也曰天道成終而成始凡言變者亦可以兼化地道無成而待有終凡言化者則不可以兼變易於乾曰乾道變化而於坤則曰萬物化生蓋乾者用陽氣以統天地天既可以兼化則乾固不獨變矣地不可以兼變則坤固止於化矣故曰闢戸謂之乾闔戸謂之坤一闔一闢謂之變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由是觀之變化者神之用也神無方無方則無乎不在故在天則乾道是已在地則坤道是已在人則聖人是已故曰

天地變化聖人効之此之謂矣

君子終日乾乾論

天任命人任力君子之道原於天而相之以人安於命而輔之以力故凡乘勢以應變因時以立功雖一聽於自然而進德修業未始不以自彊不息為主何則力有所不盡則未可以言命而人有所不至則未可以言天故也乾九三所謂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者盖亦以此矣夫乾三以不中之位據重剛之險前有五之

可至後有二之可終非所至而至則失義非所終而終則失幾失義則驕失幾則憂於時也可謂危矣可謂難其處矣此其所以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也日者有為之時夕者無為之時也於有為之時乾乾以致其力於無為之時則惕若以致其心夫亂生於所忽治生於所憂安安者危亡亡者存固天之理也外既有以致其力而內又有以盡其心然則德其有所不進業其有所不修而過其有所不補者乎故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

厲無咎而孔子亦曰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也易曰無咎者善補過也葢當勇於進而安於茍簡而不能果於自彊能以無咎者寡矣嗚呼非深知天人力命之說者何足以與於此

以德分人謂之聖論

古之聖人其道本於成已而終於成物得其始不知其終則蔽於為我見其末而遺其本則蔽於為人為我之蔽溺於楊而為人之蔽流於墨二者所事不同要皆不

該不偏一曲之所為而非道德之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入不藏其出不陽入而不藏故德先乎身而有以公於物出而不陽故道濟天下而有以私於己夫公於物仁也私於己智也公公私私仁智兩得聖人之道盡矣傳曰以德分人謂之聖其此之謂乎夫天下之人因其性而觀之則未嘗不同因其習而觀之則未嘗不異使天下皆知性之無不同也則其俛仰之際語默嚬笑之間固足以官陰陽而府萬物矣又奚聖人之俟哉夫惟不

知故尊其習者有至於上智而卑其習者或至於下愚夫以本同之性而異於上下相遠之習此天下所以有俟於聖人而聖人者所以不可一日無於天下也故古之人當其德未成則修之於己既成則分之於人其大也以其所知覺所未知以其所覺覺所未覺其小也以其所中養所不中以其所才養所不才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為人已愈多仁者得仁智者得智得其精者足以治身得其緒餘足以治國家天下豈固有求於外以

為人之所以望吾而吾之所以與人者適當然而已矣且上覆下大容小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損之不足與之理之當然也彼聖人以德分人也豈固有意於是哉葢以為人之所望吾吾之所以與人者亦理之適當然而已矣

淮海集卷二十三